

俄国帝国主义 特点译文集

(一)

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九月

俄国帝国主义特点

譯 文 集

(一)

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九月

目 次

| | |
|---|-------|
| 列宁论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 (1) |
| 俄国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 (58) |
| 关于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 | (83) |
| 沙皇政府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政策..... | (100) |
| 关于研究俄国的外国资本的一些问题..... | (148) |
| 关于俄国帝国主义特点问题..... | (235) |
| 学术委员会开讨论《帝国主义时期俄国发展的 基本规律与特征》问题..... | (263) |

列宁论俄国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关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这个术语的内容)

A·П·希多罗夫

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确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新的、高度发展的、成熟的和衰败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关系体系。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对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发展的特点，列宁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述，他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1]考茨基把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仅归结为金融资本的兼并政策。列宁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认为这样理解帝国主义是“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按列宁的意见，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2]因而，列宁着重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高度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基本思想，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的。这样的表述才能揭示出帝国主义矛盾的全部尖锐性，向工人阶级指出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

革命胜利的明确目的。为了更确切地说明自己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解与考茨基—希法亭局限于金融资本政策的理解之间的差别，列宁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时常常使用“资本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比如，他写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译作资本帝国主义——译者）时代是成熟的和衰败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夜，已经成熟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地步了。”^[3]列宁在其关于帝国主义的天才著作中全面地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特点；他还在撰写这部著作之前就着重指出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4]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一般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同时列宁也着重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某种民族特性。但是这些特点不排除一般帝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经济特征，也不改变其本质，而仅仅是把个别国家的某种帝国主义特征的发展加以具体化。例如，列宁在谈到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最典型的现象（没有它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实质）时，他指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性质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高利贷性质。^[5]在谈到德国时，列宁指出，它的国外投资比较平均地分布于欧美两洲。因此，他一方面谈到金融资本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分布情形，另一方面也谈到利用资本的性质（工业、借贷）。

列宁这里没提到俄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资本输出不是俄国金融资本的特点。俄国资本只有不大一部分输出到国外市场（波斯、满州）和国内殖民地，首先是中亚、高加索等地；然而就整个俄国来看，其特点还是资本输入。可以而且应该更详尽地研究俄国资本在国内殖民地的投资数

额，不过更为需要的是研究外国资本流入俄国的问题。可是我国的研究者在引证上面列宁关于西欧各国帝国主义的民族特点的评述之后，通常只是把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归结为它的军事封建性质，而不分析资本的输入。^[6]在这情况下往往疏忽了对俄国帝国主义特点的评述与列宁谈到这种特点时所作的经济现象（资本输出）的分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看来，俄国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俄国向资本主义过渡较迟，资本主义有广阔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和国内投资的不足等等，这就决定了外国资本输入俄国的必要性。但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的基本属性和倾向，即垄断组织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统治，那末俄国在原则上同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无区别，虽然它自己在这方面不是典型的国家。

苏联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俄国帝国主义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大量科学的研究工作，经历了漫长的路程，但其中发生了不少差错和迷误。对这个过程值得进行专门的分析，^[7]它虽不是我的任务，但是应把研究该问题的一些总的结论指出来。

我国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是把列宁的研究方法始终不渝地严谨地应用到俄国具体材料的研究上。孟什维克—托洛茨基的观点不再出现了。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上，M·H·波克罗夫斯基就注意到研究外国资本比重的单纯统计经济方法不能令人满意，代替它的是对银行、工业、垄断组织的发展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关于俄国垄断资本主义历史的实际材料原来比学者们在20年代和后来П·И·梁士琴科所料想的要多得多。储存在政府机关——部长会议、国防特别会议及其附设委员会的档案里的俄国帝

国主义历史资料特别多。其中保存有涅伊德加尔特·加林的枢密官调查专题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学者们利用的只是极少数偶然看到的文件。20年代首批具体研究著作中的许多总结得不到证实，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只须把H·瓦纳格、С·Л·罗宁、Е·Л·格拉诺夫斯基、Л·戈里曼关于金融资本的首批研究著作的材料同最近几年研究著作的史料学基础⁸加以对比，就足以证明现在史料较前丰富了多少。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已经发现的资料，仅有不大一部分发表在杂志的篇幅和三大文件汇编里。^[9]

这些出版物使研究者们具备关于各工业部门垄断组织的最重要的文件。同时应该注意，对于银行档案资料的研究目前还是不够的，虽然这方面的初步成绩（В·И·包维金、А·Л·弗尔辛科、Б·В·阿南尼奇、К·Ф·沙齐洛等人的著作）用早期垄断组织的有价值的资料丰富了科学，为较具体地判断银行和工业中的外国资本，判断俄国垄断化过程的特点提供了可能。

应当指出，俄国帝国主义历史研究中的严重错误不仅仅是对于实际材料研究不够的结果，而且也是希法亭观点对研究者的影响的结果。这特别反映在М·Н·波克罗夫斯基的早期著作中，他认为帝国主义与其说是表现在垄断组织的活动中，不如说表现在促使掠夺新领土的沙皇制度的关税政策上。波克罗夫斯基正确地着重指出，与资本主义的较早阶段不同，在帝国主义时期，“新的垄断组织由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总形势而必然要产生”，然后他突然谈到帝国主义的两个特征

说，“希法亭也指出了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是：第一，使国家领土成为祖国工业（是否辛迪加化了都一样）独占财产的高关税；另一方面，把关税边界尽可能推移得远些的意图，把尽可能多的广阔的领土夺取到这种边界以内的意图。”^[10]对作者无论怎样降低要求（讲演的通俗性、听众的特点、问题钻研不深等等），仍然不能不令人吃惊的是，波克罗夫斯基竟如此轻易地“忘记”列宁说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而代之以关税政策和掠夺的意图。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帝国主义上述两个特征“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期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十九世纪90年代是无条件的。”^[11]所以尼古拉二世一开始被他称为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但是这个“帝国主义者”在该书其余部分则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而维特担任部长职务，按波克罗夫斯基的意见，则标志着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的胜利。然而波克罗夫斯基又断言，“俄国帝国主义的方向正是由俄国商业资本的利益确定的。”^[12]十分明显，他这里讲的不是列宁所说的资本帝国主义，而是沙皇制度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它的掠夺政策。波克罗夫斯基的混乱思想体系受到他的学生们的严厉批评，于是他理解到，一方面，列宁所考察的帝国主义，和另一方面，沙皇制度的关税政策和商业资本是不同的范畴；理解到必须说明金融资本的势力是专制制度对外政策的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因为当时波克罗夫斯基的学术兴趣中心是沙皇制度的对外政策问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外政策，所以瓦纳格、罗宁、克利茨曼三人关于俄国经济落后和它的金融资本依赖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著作和结论在他看来是完全适合这种作法的。的确，波克罗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上批评了瓦纳格研究金融资本

问题的单纯统计经济方法，但是他替瓦纳格的结论辩护，认为它们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金融资本和俄国帝国主义问题是同十月革命性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成熟水平、在俄国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孟什维克托洛斯基观点的反应已深入到历史著作中，必须与之斗争。20年代末，围绕俄国金融资本问题展开的辩论，说明对它的研究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就在那时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一课题的专题学术著作。^[13]瓦纳格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就此报告展开的讨论，对当时争论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说明。^[14]

关于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尖锐的争论。波克罗夫斯基不认为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瓦纳格在其关于俄国金融资本的研究中^[15]作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垄断资本主义属于1905年革命后的时期。可见，他也认为日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1905年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发生的。但是这种结论无论同事实或列宁的理论原理都是大相径庭的。E·格拉诺夫斯基正确地驳斥了瓦纳格的这种观点，但他犯了相反性质的错误。他认为俄国垄断资本于1895年至1904年形成。在格拉诺夫斯基的研究中，90年代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过程被夸大了。历史学家们在进一步研究问题的过程中确信列宁的正确：列宁认为1900—1903年的危机在向帝国主义过渡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研究者们也尖锐批评了瓦纳格对俄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所作的估价。瓦纳格、罗宁和克利茨曼认为俄国银行体系完全隶属于外国资本，而沙皇政府是外国银行政策

的无意志的执行者，他们实际上就把俄国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瓦纳格和随后的波克罗夫斯基否认俄国金融资本的体系，只承认它的“萌芽”状态，即实际上否认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代表会议是研究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路标，但是那些年代俄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问题在著作中还没涉及到。

由于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信件的出现，史学家的立场发生了更大的改变。在这封信的影响之下，瓦纳格严厉地批判了自己关于俄国金融资本发展道路的观点，他把自己的错误说成“半托洛茨基性质的错误”。^[16]然而，如果不提对错误的政治评定，仅考虑历史内容，那末，瓦纳格承认自己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外国资本在俄国的作用的观点是不对的。瓦纳格写道，由于他过高地估计法英帝国主义者的作用和影响，“沙皇俄国本身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利益以及它的与沙皇制度的军事封建利益交织在一起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益都模糊不清了。”^[17]因而在瓦纳格的这封信里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术语：“军事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其次，瓦纳格指责关于俄国经济发展原始的概念（在这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且坚决与俄国处于殖民地地位的论点划清界限。瓦纳格写道，他没有直接替沙皇俄国殖民地性质的论点辩护，但是“给偷运托洛茨基关于沙皇俄国的殖民地性质、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落后性和原始性的思想提供了基础。”

他用这些话把自己关于俄国金融资本的研究著作的整个内容勾掉了。最后，瓦纳格承认波克罗夫斯基的下述批评意

见是正确的：纯粹从经济上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问题是不足的，因为单纯计算外国资本的比重不能够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瓦纳格的信里有这样一些正确的说法：社会主义革命前夕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中等水平，必须既指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指出沙皇制度在1914年战争中的独特利益。

与此同时，瓦纳格也形成了自己新的思想观点，他打算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修正自己的旧著作。这一思想所依据的不是列宁的著作，而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十分明显，全部历史问题都必须牵强附会地纳入斯大林所拟定的问题解释的框框里。瓦纳格不是根据列宁的研究方法和具体材料，而是根据斯大林的公式。

在解释俄国帝国主义方面以前追随瓦纳格的波克罗夫斯基晚年向前迈了一大步。诚然，对于他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观点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第三卷中受到的批判，他不得不加以辩护和答覆。波克罗夫斯基在阐明自己的立场和答覆“匿名作者”时承认，1917年以前俄国“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了的各种欧洲资本主义形式，包括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形式。”^[18]这就从根本上修正了在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俄国不顾狭隘的经济规律冲向社会主义的观点。^[19]此外波克罗夫斯基明确声称俄国存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他把这种帝国主义与沙皇制度等同起来。按他的意见，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政策正是由这个“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利益而不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决定的。波克罗夫斯基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声明证明他区别开了垄断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这位

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这两个概念的后面都看到了特殊的经济因素和各种阶级力量。

在以后的年代里，历史研究水平提高了。同时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最初在党史著作中，而后在历史研究著作中都引入了关于俄国半殖民地依赖性的论点。^[20]历史科学由于前一时期的研究和热烈讨论的结果而制定的许多原理都被勾销了。但是科学并没停止不前。后辈年轻的研究者参与了工作。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些问题则刚刚准备解决。

在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垄断联合形式、银行与各种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获得了最大的成果。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财政依赖性问题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历史学家中间坚持俄国半殖民地依赖地位理论的人越来越少了。由于研究垄断组织的活动和政府政策的结果，垄断组织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势力以及它们与地主半农奴制阵营力量的关系变得明显和具体得多了。现在可以很有理由和很具体地谈到垄断资本和专制制度在政府的经济、殖民和对外政策上利益的互相交错，但不是汇合在一起。

目前地方上的研究工作大大活跃起来，这是尤其令人高兴的，因为在研究俄国帝国主义历史的经济问题方面远不是可有事情都做完了。比如说，银行的活动，银行资本在铁路建设、贸易、殖民地开发中的作用，都研究得很不够。但是，“如果说在俄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史方面还有许多未经探讨的局部问题，那末现在也应着手研究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了。必须把个别经济问题的纯经济学研究与俄国的工人运动问题、民族解放运动的成长、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发展等更紧

密地联系起来。另外，指出俄国对外政策同帝国主义时期国家经济中的新现象、同财政资本和工业垄断组织的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很重要的。本文所考察的沙皇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问题也属于原则性的重大问题。^[21]

* * *

对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些局部历史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依据具体历史材料对这一概念的社会经济内容作出解释，因此著作界出现一些任意的和互相排斥的解释。一些作者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理解为政治上层建筑，即沙皇制度或其政策的个别方面；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列宁的这一术语只是指出一般的俄国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第三部分人认为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经济结构的总评定；最后，还有一些作者，他们打算认为，这个评述既包括经济，也包括上层建筑。^[22]一些经济学家（П.И.梁士琴科，П.А.赫罗莫夫）倾向于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理解为如果说不是唯一的，那末首先也是对俄国帝国主义的评定，比方说，理解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俄国民族变种。他们几乎对沙皇制度的对外政策、民族政策、以及因国内资本主义发展而引起的专制制度社会结构中的总变动都一概不感兴趣。

许多作者（例如盖甫捷尔^[23]和沃洛布耶夫^[24]）在一般地评述俄国帝国主义及其特点时涉及到俄国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问题，本文著者也屡次涉及到这个问题。^[25]

在转到分析列宁的观点之前，我们认为，为了弄清各观点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并批判地研究各个作者的论据，简短地谈谈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是有益的。

我们从瓦纳格的文章开始，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梁士琴科的方法论观点。瓦纳格利用了列宁论述沙皇制度特征，它的阶级本性的演变，对外和殖民政策问题的大量著作。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修正了他以前著作的许多错误论点。他重审了俄国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不再断言沙皇制度不可能同金融资本融合。

瓦纳格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看成“最新资本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帝国主义乃是具有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寄生性、腐朽性、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特征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26]这个论点不是作者由于分析列宁原理而得出的结论，而是他独自的思想，但瓦纳格把它转述为列宁的论点，并借助于引述斯大林的权威说法而得到确证。实质上，瓦纳格的论点很简单：他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之间划了一个等号。瓦纳格任意地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变成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环节，并且把世界帝国主义的所有属性（寄生、腐朽等等）都强加给它。

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著作的影响下，瓦纳格发展了这个观点。这本著作遮住了瓦纳格的视线，使他既看不到列宁那个公式中的研究方法，也看不到其中的内容，而列宁在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公式时，显然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和沙皇制度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的。可是斯大林无论在谈到殖民政策的内容、实现这种政策的方法或把沙皇制度推上对外侵略政策道路的那些经济动机时，都没有进行这种区分。

实际上，斯大林是针对欧美典型的帝国主义作出关于帝国主义主要矛盾（三个根本矛盾）的评述的。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存在“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

件的主要结论。然后单独地分析了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的问题。这个答案大致归结为两个正确的基本原理：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他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革命的国家，而且能够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自己的矛盾。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在任何地方^[27]都没有谈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中等水平，却很详细地从多方面发挥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的压迫融合在一起的论点。关于俄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思想^[28]还没有形成，但是他把俄国看成西方帝国主义后备军”，对俄国国际地位的这样一种分析就给上述思想作了准备。

斯大林很注意沙皇制度，而且骤然看来，他好象是按列宁的思想来使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的。斯大林甚至写道：“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29]斯大林本人是把列宁的概念归于政治上层建筑，至少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按斯大林的意见，沙皇制度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斯大林没有把沙皇制度本身的利益算到帐上，他不提沙皇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代表的那些阶级力量。关于沙皇制度的利益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和“融合”为统一体的那句结论性的话，使得读者和研究者们把沙皇制度和资本帝国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斯大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加以区别地考察沙皇制度在土耳其、波斯、中国的侵略政策，没有着重指出列宁特别提到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样，斯大林在20年代的著作里谈到沙皇制度的特殊侵略性时，没有指出沙皇制度和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不一样，虽然资产阶级和地主对待无产阶级和革命

的敌对态度是相同的。列宁在谈到金融巨头与大地产的联盟时，总是着重指出其中谁起领导作用。

斯大林著作中的社会学评论缺乏这种使人能够看到统一中的差别和矛盾的列宁式的具体论述。因此，尽管斯大林把列宁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公式直接应用到沙皇制度，他那使沙皇制度与垄断资本主义互相结合为“帝国主义利益统一体”的一系列说法，毕竟是允许瓦纳格把垄断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混为一谈的思想基础。瓦纳格认为按斯大林方式来读的列宁公式是对俄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个特点的评定。看来斯大林放进列宁公式的内容较其30年代的追随者们要有限制一些。但是他们有充分理由不顾斯大林关于他同意列宁的声明。

把列宁的公式归结为政治上层建筑归结为沙皇制度，这决不带有狭隘的或局限的性质。它使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到阶级斗争、政治热情和政党斗争的最深处。这种政党斗争的展开，是同沙皇制度政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对外关系和殖民政策上）的各个方面相联系的。当我们首先谈到沙皇制度时，我们并不使这个麻木不仁的政治机构脱离俄国的社会关系。相反，我们正是以此强调指出沙皇制度本质的封建农奴制原则的继承性。须知，正是“军事的”和“封建的”这些词要求给予本身以一定的注意和分析。如果说“军事的”这个术语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帝国主义有关，那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资本帝国主义不拥有任何武装力量。这种力量是由沙皇政权机关支配的，受贵族官僚的军事机器控制。“封建的”这个术语是同残余势力极强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相联系，它首先是指沙皇制度的资本主义前的侵略政策，军事帝国主义，其形式列宁认为在古罗马就已存在。

列宁着重指出沙皇制度的封建本性时，仿佛指的是那些远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并在资本主义俄国保存下来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因素。

然而瓦纳格不去分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实际上却“综合有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基础的资料”^[30]来研究沙皇俄国的整个经济。难怪他只好重复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而后再谈论沙皇俄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这样处理问题使作者有可能涉及下列任何问题：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性、工役制、俄国对西欧各国和外国资本在技术上的依赖性。换句话说，他对于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含糊不清的、冗长的讨论。这个课题无限广泛，但它与列宁提出的问题没有关系。

瓦纳格一步一步越来越离开那些始终未被阐明的经济问题，而去谈论殖民地问题。他完全重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公布的殖民地占领情况表，把俄国占有殖民地也看成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历史特点”。然而，就此向瓦纳格提出下列问题可能是恰当的：哪些殖民地是资本帝国主义攫取的，哪些殖民地是沙皇制度在帝国主义以前时代进行掠夺的结果？因为把这两种因素混杂在一起，致使波克罗夫斯基得出结论说，不止是尼古拉二世，而且连尼古拉一世，显然还有伊凡雷帝都是帝国主义者。当然，他们是侵略者，但当时垄断资本主义、新型的帝国主义在哪里呢？相反，沙皇制度的殖民地侵略政策（它掠夺东方、高加索和中亚）也创造了俄罗斯殖民帝国，给俄国资本帝国主义准备了无限制地广阔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分析殖民地问题迫使瓦纳格引证列宁关于军事封建